捧腹編

捧腹編序

夫稗官野史莫盛于開元天寶間或據寔紀異或架空綴説口纗筆綵用以資清麈消雄心而宋元諸公皆稱述朝家耳目之事略涉諧部有関風敎廹我

明興寥寥無幾獨楊用修祝希哲王元美數公富有纂著丹鉛所歷累累充笈其他藏書之家籤軸相望多埋之蠹窟毀之鼠鄉落東家之醯瓿作爨婦之襪材傳于時者不數數見予匿跡甫里性有書癖家不能貯二酉

之藏聞有異書名籍不惜釋仲產易
之自謂樂而忘老每端居晏坐從六
經九家子史中塗乙命甲有闋正局
輙用校行其他解頤捧腹之事恍忽
詭異之語可以滌塵襟醒睡目者不
以無益而不存舌録掌記校積散篋

恒自嘲曰經史子部譬猶膏粱一飽即置而山蔬野蔌覺齒頰間多未經之味更堪咀嚼耳今歲園居消夏略取散篋中什一命童子筆出不暇倫次不計妍媸分為十卷署曰捧腹編吁當此煩惱堅固之世不由喜根安

涉名理故捧腹乃證性之漸歟王荆公先生亦云不讀小說不知天下大體則予之是編也或不止于助諧鷹謔之書也明矣

萬曆己未長至日甫里許自昌書

捧腹編目錄

卷一

艾子

索得幾文冷債　苜蓿
唐三藏尤可活　二媪讓路
誅有尾　龍王問蛙
愚子　鬼怕惡人
哭彭祖　食肉有智
黠鬼賺牛頭　秦士好古

問答錄

富慳禿壽　水邊尋蚌

小杜之下　佛相蘇鬍

兩家都沒事　冷淘餺飥音不託

老僧面帶兩行　佛印令

玉照新志

披油衣食餳　方知蒼舒孤寒

筆談

三不得　妄認遠祖

東齋遺事

石頭擦倒

聞見雜錄

幕漫天　竇少卿墓

須陀洹果　池水清

隱窟雜志

又道鞋底

東皐雜錄

六眼龜　三相堂

棊別無黃
軒渠錄
戲僧　硬雨
借公押韻　嫁契丹
倦游雜錄
匍匐圖　蜥蜴求雨
鵝鴨諫議
鷄肋篇
赤舄沙堤

春渚紀聞

也字着蟲為虵字

曲洧舊聞

薰伴衙不知何代人　好了你

三清門下　九張良

必躬自擂鼓　吾以暖足

奈何硜硜鞅鞅

夷堅志

宰相原來要錢　百姓受無量苦

做一場害人事　眞楊慧倡
趙葫蘆　希韓大正
南康戲語　上官醫
禁祖義　只是欠山呼
喏樣　衛靈公本
疑事莫使　善謔詩詞
范元卿題扇　張淵侍妾
馬保義文談　管瑊刺史
猴豹對戲　責數冶長

夷堅續志

兩枝梁　歐陽後

平江記事

兩字隱語

稗史

名洞　鷄頌

諱名艮臣

山房隨筆

詠轉失氣詩　嘲翟姓

櫻桃一實
明皇雜錄
詠尹字　　　　當用康晉
唐歛文
家饌已食炮炙
皮日休文集
歸皮互嘲
賈氏談錄
猶奴婢之于郎主

目畢

捧腹編卷一

茂苑許自昌玄祐父輯
甫里馬起城貳師父校

艾子

索得幾文冷債

艾子使於魏見安釐王王問曰齊大國也比年息兵何以爲樂艾子曰敝邑之君好樂而羣臣亦多效伎安釐王曰何人有伎曰淳于髡之籠養孫臏之踢毬東郭先生之吹竽皆足以奉王歡也安釐王曰好樂

冷債亦不易索一笑

不無横賜奈倭國用何艾子曰近日却去孟嘗君處借得馮驩來索得幾文冷債是以饒足也

苜蓿

齊地多寒春深求芉甲方立春有村老挈苜蓿一筐以與艾子且曰此物初生未敢嘗乃以薦艾子喜之曰煩汝致新然我享之後次及何人曰獻公罷即刈以餵驢也

唐三藏尤可活

艾子好飲少醒日門人相與謀曰此不可以諫止唯

以險事怵之庶可誡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抾彘腸致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吐出一臟止四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笑曰唐三臟猶可活況有四耶

無五臟者亦活

二媼讓路

艾子行出邯鄲道上見二媼相與讓路一曰媼幾歲曰七十問者曰我今六十九然則明年當與爾同歲矣

詠有尾

艾子浮于海夜泊島嶼中夜聞水下有哭聲復若人言遂聽之其言曰昨日龍王有令一應水族有尾者斬吾鼉也故懼誅而哭汝蝦蟆無尾何哭復聞有言曰吾今幸無尾但恐更理會科斗時事也

南華經丁子有尾即科斗

龍王問蛙

艾子使於燕燕王曰吾小國也日爲強秦所侵貢無以供之欲革兵一戰又力弱不足拒敵如之何則可艾子曰昔有龍王逢一蛙於海濱相問訊後蛙問龍王曰王之居處何如王曰珠宮貝闕翬飛璇題龍復

問汝居處何若鼃曰綠苔碧草清泉白石復問曰王之喜怒如何龍曰吾喜則時降膏澤使五穀豐稔怒則先之暴風次以震霆繼以飛雹使千里內寸草不留龍問鼃曰汝喜怒何如曰吾喜則清風明月一部鼓吹怒則先以努眼次以腹脹然後至於脹過而休於是燕王有慙色

愚子

齊有富人家累千金其子甚愚一日艾子謂其父曰君之子雖美而不通世務父怒曰吾之子敏且多能

艾子曰不須試之他但問所食者米從何來若知之吾當妄言罪父遂呼其子問之其子嗤然笑曰吾豈不知此也每以布囊取來其父愀然改容曰子之愚甚也彼米不是田中來艾子曰非其父不生其子

鬼怕惡人

艾子行于途見一廟矮小而裝飾甚嚴前有一小溝有人行至水不可涉輒取大王像橫溝上履之而去復有一人至再三歎乃自扶起以衣拂飾捧至坐上再拜去須臾艾子聞廟中小鬼曰大王居此爲神令

駡人大有便宜

爲愚民辱何不施禍患以譴之王曰然則禍當行於後來者小鬼又曰前人以屢大王辱莫甚焉後來敢大王者反禍之何也王曰前人已不信矣又安敢禍之艾子曰直是鬼怕惡人也

哭彭祖

艾子出遊見一嫗白髮而衣衰麤之服哭甚哀艾子謂曰嫗何哭而若此哀也嫗曰哭吾夫也艾子曰嫗自高年而始哭夫夫不識夫誰也曰彭祖也艾子曰彭祖壽八百死固不爲短可以無恨嫗曰吾夫壽八百

若不食肉此亦不[illegible]

誠無根然又有壽九百而不死者豈不恨邪

食肉有智

艾子之鄰皆齊鄙人也聞二人相謂曰吾與齊公卿皆人何彼有智而我無智一曰彼日食肉所以有智我平日食麤糲故少智也問者曰吾適有糶粟錢數千姑與汝日食肉試之數日復又聞彼二人相謂曰吾自食肉後心識明達觸事有智其一曰吾觀人脚面前出甚便若後出豈不為繼來者所踐其一曰吾一見人鼻竅向下甚利若向上豈不為天雨注乎艾

子歎曰肉食者其智若此

黠鬼賺牛頭

艾子病熱稍昏夢中神游陰府見閻羅王升殿治事有數鬼擡一人至一吏前白曰此人合以五百億萬斤柴於鑊湯中煮訖放王可之令付獄有一牛頭猝執之去其人私謂牛頭曰君何豹皮裩若此之弊其鬼曰冥中無此皮若陽人焚化方得其人又曰家常有此皮若蒙獄王見憫少減柴數得還當焚十皮爲獄王作裩其鬼喜曰爲汝去億萬二字則汝得速還

兼免沸煮之苦矣於是又入鑊煑之牛頭時來相問小鬼遂報柴足旣出鑊將行牛頭曰勿忘皮也其人乃回顧曰有詩一首奉贈云牛頭獄主要知聞權在閻王不在君減刻官柴猶自可更求枉法豹皮裩牛頭大怒又入鑊湯益薪煑之

秦士好古

秦士有好古者一日有携敗席造門者曰昔哀公命席以問孔子此孔子席也秦士大喜易以負郭之田又有携枯竹杖者曰太王避狄去𠫭所操箠也秦士

爲人衣食父母宜多財九府錢以應好古者之須

罄家財悉與之又有持漆盤至者曰席杖背周物未爲古也此盌乃紂作漆器時所爲秦士愈以爲古遂虛所居宅與之三品得而田宅資用盡矣於是披哀公席托紂盌持去夘杖行丐于市曰衣食父母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文

問答錄

富慳禿毒

東坡與佛印同飲佛印曰敢出一令望納之不慳不富不富不慳轉慳轉富轉富轉慳慳慳則富富則慳東

坡見有譏諷即答曰不毒不禿不禿不毒轉毒轉禿轉禿轉毒毒則禿禿則毒

水邊尋蚌

東坡一日携宅眷游西湖因往靈隱適見佛印臨澗掬水怡然忘機坡詰之答曰此中有花紋小蚌可愛欲得數枚置之盆池以供閑翫猶恨未獲坡嘲之曰佛印水邊尋蚌吃佛印應聲答曰子瞻船上帶家來

小杜之下

一僧毎于東坡前言詩公甚鄙之一日復携詩朝求公爲序公戲題之曰大杜之下有小杜小杜之下翹然傑出非吾師而誰

佛相蘇髯

東坡一日爲佛印禪師題眞賛云佛相佛相把來倒挂只好擂鬌一日佛印禪師却與東坡居士題云蘇髯蘇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兩家都沒事

東坡得杭州倅一日過天竺遇佛印于九里松握手

纔步坡見一峯峭拔可愛因問何山佛印曰此飛來峯也坡曰何不飛去印曰一動不如一靜坡曰若欲靜來作麼答曰既來之則安之後至上天竺觀音手持數珠坡曰觀音既是佛持念珠果何意邪印曰亦不過念佛號耳復詢念何佛號印曰亦只念觀音佛號坡曰彼自誦其號未審何謂印曰求人不如求已復見壓前致經一卷于其上云咒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着于本人坡喟然嘆曰佛仁人也豈有免一人難而害一人命乎是亦去彼及此與

不愛者何異因謂佛印曰我體佛意改正之可乎曰
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都沒事
佛印曰善坡贊曰南海大士奇絶手持數珠一百
八始知求已勝求人自念觀世音菩薩

冷淘餢飳音不飳

東坡閒居日與秦少游夜宴坡因捫得蝨乃曰此是
垢膩所生秦少游曰不然縣絮成耳相辨久而不决
相謂曰明日質疑佛印理曲者當設一席以表勝負
及酒散少游竟往扣門謂佛印曰適與坡會因辨蝨

所由生兩疑不釋將決吾師明日若問可答生自綿

絮容勝後當作飫飥會既去頃之坡復至乃以前事

言之祝令答以蝨本生于垢許作冷淘明日果會具

道詰難意佛印曰此易曉耳乃垢膩爲身絮毛爲脚

先吃冷淘後喫飫飥

老僧而帶兩行

東坡詆毀大臣變新法由是獲罪當時遂置東坡于

烏臺按鞫平昔所與交者累及佛印遂法加編配有

與厚善者皆至慰勞且傷其刺字之苦佛印怡然嘆

曰我佛胸題萬字老僧面帶兩行佛印後至一州太守憐之使健卒二人肩輿以送往佛印戲謂健兒你輩擡我便是夾頌底金剛經面面皆有字聞者大笑

佛印令

東坡謂佛印起令曰要頭是由名尾是二十八宿四箇字不關東坡曰黃鶯見撲蝴蝶不着處張尾翼佛印應聲答曰二郎神遶佛閣相覷鬼奎危婁

玉照新志

披油衣食餳

紹聖中有王毅者文貞之孫以滑稽得名除知澤州不稱其意往別時宰章子厚曰澤州油衣甚佳良久又曰出餳極妙毅曰啟相公待到後當終日坐地披着油衣食餳也子厚啟齒

方知蒼舒孤寒

石才叔家蓄圖書甚富文潞公帥長安從石借所藏褚遂良聖教序墨蹟一觀潞公愛玩不已他日宴僚屬出二本令客別之客盛稱公者爲真反以才叔所收爲僞才叔不出一語以辨笑啟潞公曰今日方知

蒼舒孤寒潞公大哂坐客赧然

筆談

三不得

宋神宗時丞相陳升之治第于潤州極爲宏壯綿亘數百步宅成升之已疾甚惟肩輿一登西樓而巳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賣不得修不得

妄認遠祖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因嬉游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游有士人李璋素好訕謔題其傍曰混元

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東齋遺事

石頭擦倒

仁宗時賞花釣魚宴賦詩往往宿製天聖中永興軍進山水石因命賦山水石歌出于不意語多荒惡優人入戲各執紙筆若吟咏狀一人忽仆入石上曰數日來作賞花釣魚詩準備應制却被這石頭擦倒明日降出詩令中書銓定內鄙惡者與外任

聞見雜錄

此點僕也

幕漫天

丁晉公忌楊文公文公一日詣晉公既拜而髯拂地晉公曰內翰拜時髯拂地文公起視其仰靨曰相公出處幕漫天時人稱其敏而有理

竇少卿墓

有竇少卿者家于故都往渭北諸州至村店從者抱疾寄于主人而去從者尋卒于店此人臨卒主人問曰何姓名僕只言竇少卿三字便逝店主遂坎路側埋之卓一牌曰竇少卿墓與竇相識過之驚訝問店

主店主曰不謬甚痛惜報其家及令骨肉省其牌果不謬于是旅櫬殯葬後月餘有人附寶家書歸報上下平善其家不信謂人詐修此書又有人報云道路間覩其形貌安健其家愈惑及寶至家妻男皆謂魂魄歸來寶細話其由方知埋者是從人乃店主卓牌之錯誤也

須陀洹果

三蜀有長鬚長老自言是宰相孔謙子鬚皓然垂腹擁百餘衆自江湖入蜀所在町俗瞻駭儀表爭相騰

賤而禮其足凡所經由傾城而出河目海口人莫之測至蜀螺鈸迎焉先謁樞密使宋光嗣因問曰師何不剃鬚答曰落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宋大恚曰吾無髭豈是老婆耶遂揖出剃髭入僞蜀少主問曰遠聞師有長鬚號何至如是對曰臣在江湖嘗聞陛下已證須陀洹果以和鬚而來今見陛下將證阿那含果以剃鬚而見少主初未喻首肯之及見臣解釋大爲歡笑

能爲妄語更是游方和尚

池水清

韓伸善飲博游謁王侯之門經年忘家多于花柳間落魄妻怒甚時復自來耻頓驅趁同歸一日嘗游東川聚博徒挈妓夜坐洽樂之際妻又自領女僕一兩人潛匿隣舍候其夜會延合遂持棒伺暗處伸不知遂塌聲唱池水清聲未絕腦後一棒打落幞頭撲滅燈燭伸即竄飯牀下有同坐客暗中遺鞭撻一頓不勝其苦後遣二青衣把箸子牽行一步一棒決之罵曰這老漢落魄不歸也無何牽至燭下照之乃是同坐客其良人尚頭潛飯牀下蜀人大以為歡笑時輩

乎韓爲池水清

隱窟雜志

又遺鞋底

楊文公有重名于世嘗用草制爲執政者多所點竄楊甚不平因取藁上塗抹處以濃墨傅之就加爲鞋底樣題其傍曰世業楊家鞋底或問其故乃曰是他別人脚踏當時以爲嗢噱自後舍人行詞遇塗抹者以相謔云又遺鞋底

東皋雜錄

六眼龜

東坡喜嘲謔呂微仲豐碩每戲之曰公眞有大臣體此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微仲拜相東坡當制其詞曰果藝以達有孔門二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一日東坡謁微仲微仲方晝寢久而不出東坡不能堪良久見於便坐有菖蒲盆畜綠毛龜東坡云此龜易得若六眼龜則難得微仲問六眼龜出何處東坡曰昔唐莊宗同光中林邑國進六眼龜時伶人鏡新磨在殿下進口號曰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龜

兒口號六隻眼兒分明嚦一覺抵別人三覺

三相堂

韓子華玉汝兄弟相繼命相未幾持國又拜門下侍郎甚有援立之望其家構堂欲扁曰三相俄持國罷政請老坡聞之曰既不成三相堂可只名二相公廟耳

某別無黃

東坡元豐間繫御史獄謫黃州元祐初起知得登州未幾以禮部員外郎召道中偶遇當時獄官甚有愧

色東坡戲之曰有蛇螫殺人爲冥府所追議法當死
蛇前訴曰某有黃可以治病所活幾數人矣吏考驗
不誣遂得免良久牽一牛至牛曰我亦有黃可活病
活數人矣亦得免久之獄吏引一人至妄言亦有黃
冥官大怒詰曰蛇黃牛黃皆入藥天下共知汝爲人
黃何功之有左右大訊其人窘甚曰某別無黃但有
些二慙皇

軒渠錄

戲僧

東坡知湖州嘗與賓客游道場山屏退從者而入有僧憑門閫睡熟東坡戲云髡閫上困有客即答云何不用丁頂上釘

硬雨

紹興十七年五月初臨安大雨雹太學屋瓦皆碎學官申朝廷詔不可言雹稱爲硬雨

借公押韻

王彥齡高才不羈爲太原椽官嘗作青玉案望江南小詞以嘲帥與監司監司聞之大怒責之彥齡歛板

向前應聲答曰某只是會塡靑玉按何曾敢做望江南請問馬押監時馬押監者適與彥齡並坐馬惶恐亟辨既退語彥齡曰某實不知子乃以某爲証何也彥齡笑曰但借公押韻而巳

嫁契丹

紹興辛巳冬女直犯順朱忠信夜于淮南劫寨得一篋乃自燕山來者有所附書十餘封多是虜中妻寄軍中夫建康敎授唐友仲親見一紙別無他語上詩一篇云垂楊傳語山丹你到江南艱難你那里討你

南婆我這里嫁尔契丹

倦游雜錄

匍匐圖

陳烈動遵古禮蔡君謨居喪于莆田烈往弔之將至近境語門人曰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今將與二三子行此禮于是烏巾襴鞹（鞹苦郭切皮去毛也）與二十餘生望門以手据地膝行號慟而入婦女望之皆走君謨匿笑受弔即時李遵畫匍匐圖

蜥蜴求雨

熙寧中京師久旱按古法令坊巷以甕貯水揷柳枝泛之蜥蜴小兒呼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降雨滂沱放汝歸去時蜥蜴不能盡得往往以蝎虎代之入水即死小兒更曰寃苦寃苦我是蝎虎似恁昏沉那得甘雨

鵝鴨諫議

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祈禱斷屠止禁豬羊今後請倂禁鵝鴨時胡致堂在兩掖見之笑曰可謂鵝鴨諫議矣聞虜中有龍虎大王當

以鵝鴨諫議當之

鷄肋篇

赤舄沙堤

高宗南幸舟方在道中每泊近岸執政必登舟朝謁行于沮洳則躡芒鞋呂元直時爲宰相顧同列戲曰草履便將爲赤舄既而倚舟水深乃積稻稈以行參政范覺民曰稻稭聊以當沙堤

春渚紀聞

也字着蟲爲虵字

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拆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離拆而言無不奇中名聞九重徽宗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即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據字言今日遭遇即因此字黥配遠行亦此字也但未敢遽言中貴人愕然且謂曰但盡言無懼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爲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坐盡驚中貴馳奏翊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皆據字論說禍福俱有精理錫賚

甚厚并與補承信郎緣此四方求相者其門如市有
朝士其室懷姙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石是
日座客甚衆石詳視字謂朝士曰此閤中所書否曰
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內助
所書尊閤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爲三十
下爲一字也官寄此當力謀遷動不可得否曰正以
此爲撓耳蓋也字着水則爲池有馬則爲馳今池運
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閤父母兄弟
近身親人當皆無一存者以也字着人則是他字今

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閤其家物產亦當蕩盡以也字着土則爲地字今又不見土也二者俱是否曰誠如所言也朝士卽謂之曰此皆非所問者但賤室以懷娠過月方竊憂之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箇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傍二竪下一畫爲十三字石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恠固欲不言則吾官所問正决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也字着虫爲虵字令尊閤所娠胎虵妖也然不見蟲蠱則不能爲害謝石亦有薄術可爲吾官以藥下

驗之無苦也郎中大異其說固請至家以藥投之果有百數小虵而體漸平都人益其神之不知竟挾何術也

曲洧舊聞

董仲舒不知何代人

元祐初韓察院以論科舉改更事嘗言臣於元豐初差對讀舉人試卷其程文中或有云古有董仲舒不知何代人當時傳者莫不以爲笑此與定陵時省試舉子於簾前上請云堯舜是一事是兩事絕相類

好了你

東坡性不忍事嘗云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晁美叔每見以此為言東坡云使某不言誰當言者某之所慮不過恐朝廷殺我美叔默然東坡浩歎而久之曰朝廷若果見殺我微命亦不足惜只是有一事殺了我後好了你遂相與大笑而起美叔名端彥

三清門下

王平甫該洽善議論與其兄介甫論新政多援據介甫不能聽姪雱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錢平

甫答曰兄居相位要須令天下後世人取法學雖疾爲此奚益見兄嘗以君法繩吏姦今乃以楮錢徼福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君法耶介甫大怒

九張良

政和間常子然謝任伯江子我同訪晁伯宇因觀梁蕭子顯古今同姓名錄見有王敦四王莽二董卓三叔用曰以此諸人聚於一時則奈何伯宇曰無害吾此有九張良足以制之座上無不大笑子房至今有九人同其姓名而世莫知可見今人讀書比古人少

也

必躬自撾鼓

龍福寺門外東偏有修竹二畝餘殆不減洛中所產有鼠喜食其笋寺僧於笋生時置鼓晝夜鳴之謂之驚鼠鼓予與韓秉則同遊見之秉則笑曰使王子猷遭此鼠必躬自撾鼓傳中又添一事矣

吾以暖足

芙蓉禪師道楷始住洛中招提寺倦於應接乃入五度山卓菴於虎穴之南晝夜苦足冷時虎方乳楷取

其兩子以暖足虎歸不見其子咆哮跳擲聲振林谷有項至菴中見其子在焉瞪視楷良久楷曰吾不害爾子以暖足耳虎乃銜其子曳尾而去

奈何硜硜鞅鞅

章惇被謫錢勰草詞云硜硜無大臣之體鞅鞅非少主之臣章甚銜之紹聖初召拜首台翰林承旨曾布子宣草麻曁庭宣有赤舃几几對南山巖巖之語在廷士大夫相語云今則几几巖巖奈何硜硜鞅鞅乎未幾錢自吏部尚書取知池州

宰相原來要錢

崇寧初斥逐元祐忠賢禁錮學術凡遇涉其時所爲無論大小一切不得志伶者對御爲戲推一參軍作宰相據坐宣揚朝政之美一僧乞給公憑遊方視其戒牒則元祐三年者立塗毀之而加以冠巾一道士失亡度牒問其披戴時亦元祐也剝其羽服使爲民一士人以元祐五年獲薦當免舉禮部不爲引用來自言即押送所屬屛斥巳而主管宅庫者附耳語曰

今日於左藏庫請得相公料錢一千貫盡是元祐錢合取鈞旨其人俯首令之曰從後門搬入去副者舉所持梃杖其背曰你做宰相元來也只要錢是時至尊亦解顏

百姓受無量苦

嘗設三輩爲儒道釋各稱誦其教儒曰吾之所學仁義禮智信曰五常遂演暢其旨皆采引經書不雜媟語次至道士曰吾之所學金木水火土曰五行亦說大意至僧僧抵掌曰二子腐生常談不足聽吾之所

學生老病死苦曰五化藏經淵與非汝等所得聞當以觀世音菩薩法理之妙爲汝陳之盡以次問我曰敢問生曰内自大學辟雍外至下州偏縣凡秀才讀書者盡爲三舍生華屋美饌月書季考三歲大比脫白掛緑上可以爲卿相國家之於生也如此曰敢問老曰孤獨貧困必淪溝壑今所在立孤老院養之終身國家之於老也如此曰敢問病曰不幸而有病家貧不能拯療於是有安濟坊使之存處差醫付藥責以十全之効其於病也如此曰敢問死曰死者人所

不免惟窮民無所歸則擇空隙地爲漏澤園無以歛
則與之棺使得瘞埋春秋享祀恩及泉壤其於死也
如此曰敢問若其人閉目不應陽若悚然促之再三
聖語乃蹙額對曰只是百姓一般受無量苦徽宗爲惻然
長思弗以爲罪

做一塲害人事

紹興中李椿年行經界量田法方事之初郡邑奉命
嚴急民當其職者頗困苦之優者爲先聖先師鼎足
而坐有弟子從末席起咨叩所疑孟子奮曰仁政必

經界始吾下世千五百年其言乃爲聖世所施用三千之徒皆不如我顏子默默不語或於傍笑曰使汝不是短命死也須做出一場害人事時秦檜主和議聞者畏獲罪不待此段之畢卽以謗毀聖賢比執送獄明日杖而逐出境

眞揚慧倡

江淮閩浙土俗各有公諱如杭之褊兒蘇之獃子常之敺爹之類細民或相犯至於鬬擊宣和中眞州倡迎新守於維揚揚守置酒大合兩邦妓樂揚州諱缺

耳眞州諱火柴頭楊倡自恃會府意輕屬城故令茶酒兵爇火而有烟焰使小鬟戒之已而不止呼責之曰貴官在大廳上張筵如何燒火不謹却着柴頭咄詈再四眞倡笑語兵曰行首三四度指揮何得不聽汝是有耳朶邪沒耳朶邪楊倡大慙

乾道中滁州教授考試於楊府既出院赴郡集帥命妓侑觴敎授者偎子也呼一倡歌於側怒其不如指謂之曰大府樂籍却山野如此倡徐徐答曰環滁皆山也此客愕然終席不復敢出一話

趙葫蘆

宗室公衡居秀州性質和易善與人欵曲但天資滑稽遇可啓顏一笑衡口輙發里閭親戚以至倡優伶倫無所不狎侮見之者無敢不敬畏因寡髮俗目之爲趙葫蘆遂爲好事者作小詞詠之曰家門希差養得一枚依樣畫百事無能只去籬邉纏倒藤幾回水上輒捺不翻眞箇𩬋無處容他只好炎天𦤺作巴讀者無不絶倒盖亦以謔受報也

希韓大正

梁起道知虔州有王宗愈者由大理丞出知雩都縣初到詣郡參謁既畢當趨下循廊而出梁以其方爲朝士且與之有舊留使升車王辭避不敢梁呼其字曰希韓不須如此言之再三客將謂其爲官稱即傳聲曰請希韓上轎客主皆解顏梁雖素性嚴毅而察知愚野不之問孝正之提點坑治巡歷廣西過長沙郡僚具迎牘稱曰提點大正蓋不知其名而亦誤以爲官稱若大正之類也

南康戲語

汪仲嘉謫南康寓處僧舍嘗招郡僚宴集營倡咸在有姓楊及李者於群輩中藝色差可采理掾主李戶掾主楊席間時時相與嘲戲理掾顧謂戶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上官醫

醫者上官彥成本邵武人自稱北京駐泊云宣和中在京師試針灸得翰林醫學轉副使皆妄也乾道初來郡陽其技亦平平而能大言宗室公順頗滑稽善謔因坐群客次有言某人病勢可慮一客云可招上

官駐泊公顧蹙然曰上官來則下官去矣坐皆絕倒

葉祖義

葉祖義字子由婺州人少游太學負雋聲天資滑稽不窮多因口語譏浪所至遭嫌惡嘗曰世間有不分不曉事吾以一聯詠之曰醉來黑漆屏風上草寫盧仝月蝕詩後登科爲杭州教授輕忽生徒及同僚無不斂怨一旦以事去官無一人祖餞獨與西湖僧三兩人差善至是皆出城送之葉與之酌酒叙別半醉酣歌曰如夢如夢和尚出門相送聞者絕倒

只是欠山呼

韓莊敏平生嚴毅令行禁止罷相之後出鎮長安時藩鎮庭參之儀又廢唯初到日聊一講韓令五日一爲之僚吏厭苦一旦得小詩於屏上其詞曰五日一庭趍全如大起居相公南面坐只是欠山呼

喏樣

李祐字晋仁爲人公直剛明然性最滑稽上官有庸材不見稱於士論者必行侮辱嘗爲磁州滏陽令磁守老昏祐初上謁鞠躬厲聲作揖守驚顧爲之退郤

既去遣客將責之明日再至但俯首供敬而不啟齒守大怒出府帖取問祐具狀答云祐昨早詣府自謂最爾小官輒上當以禮故行高揖旋蒙使君責誚所以今日不敢出聲不意復蒙譴問是高來不可低來不可伏乞降到喏様一箇以憑施行稟守守覽狀益怒而竟無以爲罪也

衛靈公本

范元卿在太學與同舍一士偶出遇市民持冠珥爲市需價三千范以論語次第爲隱詞曰與顏淵如何

同舍言未可且只鄉黨民嘻笑不語徑出范追告之曰我猶未嘗還丘何故遽行民曰聽得所說無緣可成自當衛靈公本了二士大慚不復更酬而退

真可醜

疑事莫使

楊文公知舉日於簾下大笑真宗怪問貢舉中何得多笑對曰舉人有上請堯舜是幾時事臣對以有疑事不要使以故同官俱笑

善謔詩詞

滑稽取笑加醲嘲辭合於詩所謂善戲謔不爲虐之

義陳嶧日華編集成帙其可傳者王季明給事舉饑客席上粉詞云妙手庖人搓得細如麻線面兒白心下黑身長行短驀地下來後嚇出一身冷汗這一場歡會早危如累卵便做羊肉燥子勃推釘椀終不似飲盤美滿舞萬遍無心看愁聽絃管收盤盞寸腸斷以俗稱粉爲斷腸羹故用爲尾句

水飯詞云水飯惡冤家些小蘿瓜尊前正欲飲流霞却被伊來剛打住好悶人那不免着匙爬一似吞沙主人若也要人誇莫惜更攙三五盞錦上添花

張才甫太尉居烏戍效遠公蓮社與僧俗爲念佛會御史論其白衣吃菜遂賦鵲橋仙詞云遠公蓮社流傳圖畫千古聲名猶在後人多少繼遺跡到我便失驚打怪西方未到官方先到𡨚我曰喫菜三會頭相逢怎敢學他家家會

京師段油亦作喇戲詩嘗當冬日大風猛雨雪雹雷電交作或請咏之卽云劈面同雲布雨攙雪無數雷又似打鼓風又似拽鋸雹子遍四郊電光照諸處晩丁定是晴駐筆久之人問如何見得晩晴徐書云天

也撰不去

有題壁而名軾者或書絕句云馬相如慕藺相如兩個才名總不殊試問此間名軾者不知曾識子瞻無

明椿都統立生祠於玉泉關王廟側士人題云共說英雄關大王明公右手立祠堂大佳飛上梧桐樹自有傷人說短長

佳音遠似鼠而尾短

成都富春坊皆諸倡之居一夕遭火黎明燒盡有詩云火星飛入富春坊莫道天公沒主張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

好

此大書是荊山人兒見有爲虎

秦伯陽春室案上芝草一本裝飾甚華一客蒙其延遇見而言曰鄉里此物極多謂之鐵腳狐記得往日曾有一詩云元是山中鐵腳狐後來顏色已焦枯如今毀譽元無主草木因人也適乎秦默然不樂不復容其登門

小官在任俸給鮮薄答樓士詩云滿目生涯齒一差無端賓客日相磨欲抽已俸憂家累待掠民錢柰法何一飯與君愁裏飽三盃聽我苦中歌更陪一具窮鎗劍唾罵嫌憎總任他

董參政舉場不利作柳稍青云滿腹文章滿頭霜雪滿面埃塵直至如今別無收拾只有清貧功名已是因循最憹恨張巡李巡幾箇明年幾番好運只是瞞人

政和改僧爲德士以皂帛裹頭頂冠於上無名子作兩詞夜遊宮云因被吾皇手詔把天下寺來改了大覺金仙也不小德士道却我甚頭腦道袍頭索要冠兒戴恁且休笑最是一種祥瑞好古來少青蘆上面生芝草西江月云早歲輕衫短帽中間圓頂方袍忽

然天賜降宸毫接引私心入道可謂一身三教如今
且得逍遥擎奉稽首拜雲霄有分長生不老後章蓋
初爲秀才乃削髪卒爲德士也
詠舉子赴試青玉案云釘鞋踏破祥符路似白鷺紛
紛去試盞幞頭誰與度八厢皃事兩員直殿懷挾無
藏處時辰報盡天將暮把筆胡塡備員句試問閑愁
知幾許兩條脂燭半盂餿飯一陣黄昏雨皆可助鼙
狙問掀髯捧腹也
范元卿題扇

魏南夫與范元卿充殿試官同一幕范好書大字於是內諸司祗應者皆以扇乞題詩范各為采杜公兩句或行或草隨其職分付之仍為改釋其旨無不歡喜而退儀鸞司云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翰林司云春酒杯濃琥珀薄冰漿碗碧瑪瑙寒御龍直云竹批雙耳駿風入四蹄輕衛士云雨拋金鎖甲苔掛錦沉鎗釣客部云銀甲彈箏用金魚換酒來御厨云紫駝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唯司圃者別日亦至仍致請魏公曰正恐杜詩無此句范執筆沉吟久

之遂書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相與一笑內侍傳觀亦皆啟齒

張淵侍妾

觀察使張淵紹興中爲江東副總管居建康每以高價往都城買美妾列屋二十人而御之甚嚴小過必撻嘗盛具延客皆環侍執樂歌舞精妙一坐盡傾妾輩自持不敢游目窺視無論及言談也中席淵起更衣坐客葉晦叔之側一姝最麗乘間語之曰恭人在太尉左右想大有樂處姝慘容不答但舉手指筵上

燭云絳蠟分明會得瞞叔後與予曰猶憶其風流慧悟也招杞士馮伯起爲館賓待之特異仍治宅西一居使挈妻子入處之元宵之節爲張燈百盞淵赴府宴長姬領衆妾訪其妻小鬟見牀褥華雅戲臥其上馮竊至遂與之合既罷長姬知之歸以白淵淵隱而弗問經旬又約馮共飯飯畢設茶於它軒望砌下橫一劍一竹篦一小缸置糞馮掩鼻謂守兵不謹將使屏之淵笑曰此正爲先生設元宵之事豈忘邪先呼長姬及小鬟杖之三十然後云先生須均受此辱已

只是好清

乃伏劍馮趍下受杖泣而乞命淵曰然則只以不絜代之可也馮度不得免拱手言願賜清汁淵遏使滿杓而食乃遂食之後十年葉樞密督規軍馬駐建康投書陳禦戎方略彼人云此正是喫屎秀才耳傳以爲笑

馬保義文談

饒州馬保義善治弓箭因出入軍中王叔堅與之論兵相厚馬生未嘗讀書僅耳剽論語句以爲談助嘗詣王宅趍趨閤王適出廳倉惶趍入馬望見即謝曰

好秀才
好秀才

熟不知禮意謂托人情穩熟而失禮云又問曰近日曾做得好文否對曰述而不作言不曾用工也王云此後結裹了欲囘一兩張對曰做得中使便當納來何敢望囘王笑而遣之

管瑊刺史

韻州寧都人管瑊少年時祈夢於欝孤臺神祠夜有呼其姓名者曰兩舉薦州官至刺史是歲預計偕次舉魁選自以爲必高選且云古之刺史即今之郡守寒儒如此足矣已乃下第遂怏怏成心病十年後因

神人亦善謔

登廁墜而死所謂刺史者蓋廁死若禿舌人語音云

猴豹對戲

季氏三士皆負俊聲伯爲人獰劣每一坐數起走趨仲捷於飲啖且最滑稽善謔季獨沉靜以經學馳譽爲鄉黨推許與之游者各行標牓謂其伯曰猴子以譏其輕佻謂其仲曰狗子以譏其貪饕季曰豹子以表其文采屢謁巨室余氏余甚富有數子皆吝嗇於財與人無欵曲意因三季小聚長子忽出大銀杯滿酌酒置前曰吾有一句能對者飲此酒并賞此盃即

尚兒亦

唱云兄弟三人猴狗豹自謂已占三數又下是獸畜名必無從可答伯應聲曰父子一群蛇鼠牛里俗指儉不中禮者爲蛇鼠而牛者詬罵農畊之稱也的切如此遂飲酒余于大慙服亟持盃歸之

責數冶長

蔡京作宰相弟卞爲元樞卞乃王安石女婿尊崇無比當孔廟釋奠時祭於配享而封舒王優人設孔子正坐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曰達尊有三爵居其一軻近蒙公爵望公貴爲眞王

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顏辭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一分事業公爲名世眞儒位貌有間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惶懼拱手云不敢往復未決子路外入憤憤不能堪徑趍從祀堂挽公冶長臂而出公冶爲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別人家女婿其意以譏卞也時方議欲升安石於孟子之右爲此而止

欲貨二梁者甚少

兩枝梁

理宗時崔與之歸蜀建第甚麗里有豪商李姓者亦從而效之卽用崔府匠人規制落成崔往觀之歸召匠問曰汝與其建宅固佳但少兩枝梁耳匠曰此一依相府規模者崔曰一枝是沒思量一枝是沒酌量當時以資笑談

歐陽後

吉州士子赴省書先牌廬陵魁選歐陽伯樂或誚之曰有客遥來自吉州姓名挑在擔竿頭雖知汝是歐

陽後畢竟從來不識修

平江記事

兩字隱語

達魯花赤八剌脫國公倜儻爽邁博文強記凡宴會以文爲謔滿坐生風一日同寅後堂會飲僚佐願求一令以資勸酧公曰我不讀書弗能爲令但有兩字隱語請衆賢商之解者免弗解者請一巨觴衆曰如命公曰一字四箇口字一箇十字又一字有四箇十字一箇口字在坐者皆不能解悉就飲飲竟叩之公

以箸畫案乃圖畢二字也

稗史

名洞

江西古渝蕭太山好奇士也名其堂曰堂堂堂軒曰軒軒軒亭曰亭亭亭越陳侍郎某提舉江西日蕭邀飲偏歷亭館以觀其扁至一洞公因戲之曰此何不名洞洞洞蕭爲不懌

鷄頌

甄龍友嘗游僧舍具饌延款僧有雌雞久畜甄請烹

爲供僧曰公能作鷄頌當不斬甈援筆題曰頭上無冠不報四時之曉脚跟欠距難全五德之名不解雄飛但能雌伏汝生卵卵復生子種種無窮人食畜畜又食人冤冤何巳若使解除業障必須先去本根大衆煎取波羅香水先與推去頭面皮毛次運菩薩慧刀剖去心腸肝膽咄舂水源源化爲霧鑊湯滾滾成甘露引此甘露乘此霧且入佛牙深處去化生波國極樂土僧笑曰鷄死無憾矣即烹以侑酒盡歡而去

諱名艮臣

錢太參良臣自諱其名幼子頗慧凡經史中有良臣字輒改之一日讀孟子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遂改云今之所謂爹爹古之所謂民賊也

山房隨筆

詠轉失氣詩

三山林覲過年七歲嬉游市中以嘲詩自命或戲令詠轉失氣云視之不見名曰希聽之不聞名曰夷不啻若自其口出人皆掩鼻而過之

嘲翟姓

陳雲屋嘲翟兄之姓云失足如何躍無光耀不成若非身倚木爲權亦難行時翟館水南楊氏盖嘲其倚楊也

櫻桃一實

漫塘先生與客燕坐指窓外櫻桃唯一實共以爲笑忽一客來訪自言能詩因命賦之云燒丹道士藥爐空枉費先生九轉功一粒丹砂尋不見曉來枝上弄春風衆咸喜之

明皇雜録

詠尹字

有京兆尹過蘇瓌瓌命子頲詠尹字乃曰丑雖有足

亦切

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

當用康謍

唐玄宗既用牛仙客爲相頗憂時議因訪于高力士力士曰仙客出于胥吏非宰相器上大怒曰卽當用康謍蓋一時恚怒之詞或竊報謍謍聞謂信然翌日盛服趨朝既就列延頸冀有成命觀之者無不掩口

風水不驗了

謍爲將作大匠多巧思猶能知地嘗謂人曰我居是

宅中不爲宰相邪聞之益嗤笑

唐鈌文

家餼巳食炮炙

中書舍人路群與給事中盧弘正性相異而相善路清瘦若淡未嘗言市朝盧魁梧富貴未嘗言山水路日臥高丘有制草則就宅視之盧未嘗請告有客族則就省謁之雖所好不同而相親至一日都下大雪路在假盧將宴入道過新昌第路方于南垣茅亭肆目山雪鹿巾鶴氅𤈦火命觴以賞嘉致聞盧至大喜

諸何不
曰俗物
已復來
敗人意

曰適我願矣亟命迎入盧僉紫鞾煥意氣軒昂路道服而坐情趣孤潔路曰盧六盧六曾莫顧我何也盧曰月限向滿家食相仍日詣相庭以圖外任路色慘曰篤肩權門何至於是且有定分徒勞兩形家釀稍醇能一醉否盧曰省有急事俟吾決之路又呼侍兒曰盧六欲去持早來藥糜分二器我與盧六同食盧振聲曰不可路曰何也盧曰今旦飦冷且欲還征家餱已食炮炙矣時人聞之以為路之高雅盧之俊邁各盡其性

皮日休文集

歸皮互嘲

唐皮日休嘗謁歸仁紹數往而不得見日休旣心有所慊而動形于言因詠一詩硬骨殘形知幾秋屍骸終是不風流頑皮死後鑽須遍都爲平生不出頭仁紹聞之因伺其復至乃于刺字皮姓之下題詩授之曰八片尖縫混作毬火中爆了水中揉一包閑氣如長在惹踢招拳卒未休時人以爲日休雖輕俳而仁紹亦浮薄

賈氏談錄

猶奴婢之于郎主

劉賁精于儒術讀文中子忿而言曰才非殆庶擬上聖述作不亦過乎客或問曰文中子于六籍如何賁曰若以人望人文中子于六籍猶奴婢之于郎主爾後遂以文中子爲六籍奴婢

捧腹編卷一終